# 自畫像

瀛苑副刊

當我再次提筆時

已是世紀的末流

他們喜歡站在千年的另一邊看我

進行所謂評論是他們的工作

依然是車在四處流竄

依然是塵漫天飛舞

新的時代在今日綻放

卻抄襲著舊時代的喧囂

一片混濁 怎麼也清澈不了

慶幸在你過渡到新世紀的臉上

還殘留著昨日的美

我看不見屬於昨日的哀傷

若是末流 就讓它是末流吧

只是所謂詩人

只是想跳脫任何框架

無所謂是新 無所謂是舊

也無所謂是商業

更無所謂是藝術